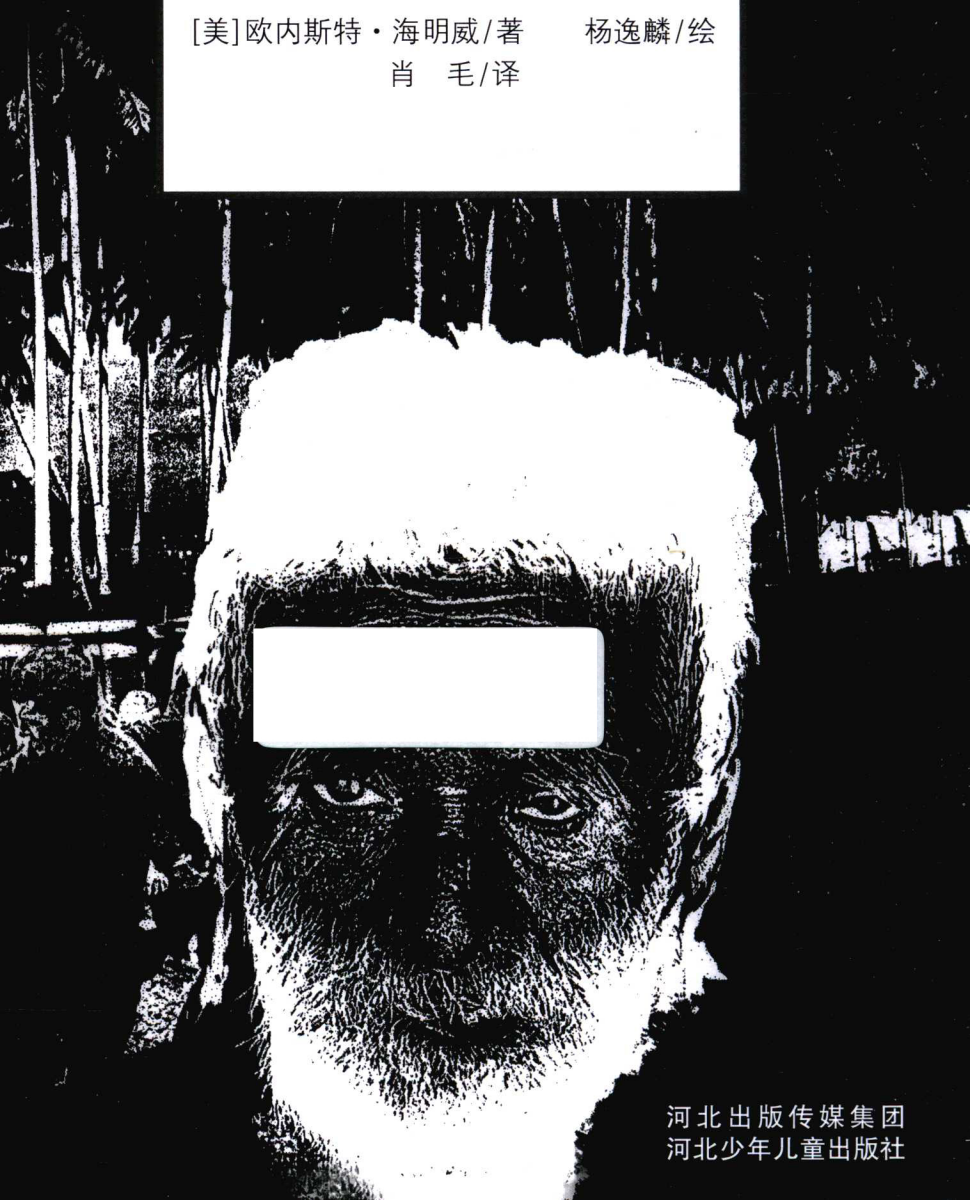




欧美当代经典文库

# 老人与海

[美] 欧内斯特·海明威 / 著      杨逸麟 / 绘  
肖 毛 / 译

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 
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欧美当代经典文库

# 老人与海

[美] 欧内斯特·海明威/著 杨逸麟/绘  
肖 毛/译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老人与海 / (美) 海明威 (Hemingway, E.) 著; 杨逸麟绘; 肖毛译. -- 石家庄: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5.6

(欧美当代经典文库)

ISBN 978-7-5376-6071-6

I. ①老… II. ①海… ②杨… ③肖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111182号

本书简体中文版权由北斗耕林文化传媒(北京)有限公司取得,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。未经耕林许可, 禁止任何媒体、网站、个人转载、摘编、镜像或利用其他方式使用本书内容。

## 欧美当代经典文库 老人与海

- 著者 [美] 欧内斯特·海明威  
绘者 杨逸麟  
译者 肖毛  
策划监制 敖德  
责任编辑 吴倩  
特约编辑 荆棘果子 续超 李困困  
出版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 
地址 河北省石家庄市中华南大街172号(050051)  
印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 
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  
开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  
印张 7.5  
版次 2015年9月第1版  
印次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  
印数 1-8000  
书号 978-7-5376-6071-6  
定价 26.00元
- 
-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

# 序

刘绪源

这套“欧美当代经典文库”规模相当大，共有五十来种。时间跨度也不小，几位十九世纪末出生的作者也被收入囊中——可见这里的“当代”是用以区别于“古代”的概念，它包含了通常意义上的“近代”和“现代”。这样一套书的启动与陆续出版，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。将近二十年前，在我的理论书稿《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》付印出版的时候，就曾暗想，如果有一套内容丰富多彩的世界儿童文学的翻译作品集能同时问世，如果读者在读这本理论书时，可以不断从译作中找到相关的作品及体验，那该有多好！当时这话是不敢和人说的，因为拙著还没受到读者和时间的检验，是否站得住脚，实在毫无把握。现在，虽然书已印了三版，但仍须接受读者和时间的检

验，仍不敢肯定它是否站得住脚，而我还是渴望有一套大型翻译作品集可与之对读。不是说要用作品来证明自己理论的正确，而是可以通过这样的书引发更多读者、研究者和爱好者的共同思考。这样思考的结果，可能恰恰证明了拙著的不正确或不严密，而这更为喜人——这不就使理论得到突破，使认识得到了推进吗？中国从来就有“左图右史”之说，这可指图与史的对读，也可引申为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互补，阅读作品与理论思考的互参。所以，借此重提我的一些粗浅的思考，无非就是抛砖引玉的意思。

在《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》中，我把儿童文学大致分为“爱的母题”“顽童的母题”与“自然的母题”，这样就可发现，各个种类的、差异极大的儿童文学作品，其实是同样合乎法则的，它们会从不同角度帮助不同年龄的儿童获取审美感受，体验世界和人生，并得到文学的乐趣。而此前，我们的眼光是非常局限的，不习惯于将各类作品尽收眼底，因而常有人理直气壮地排斥一些自己所不熟悉的创作。这里，“爱的母题”体现了成人对儿童的视角，“顽童的母题”体现了儿童对成人的视角，“自然的母题”则是儿童与成人共同的面向无限广阔的大自然的视角。在“爱

的母题”中又分出“母爱型”与“父爱型”两类，前者是指那些对于幼儿的温馨的爱的传递，如《白雪公主》《睡美人》《小红帽》等早期童话都属此类，从这里找不到多少教育性，甚至故事编得也不严密，但世代流传，广受欢迎，各国的母亲和儿童都喜欢；后者则是指那些相对较为严肃的儿童文学，它们要帮助孩子逐步认识体验真实的世界和严峻的人生，所谓“教育性”更多地体现在这类作品中。但真正好的“父爱型”作品也必须是审美的，它们让儿童在审美中自然地引发对自己人生的思考，而不应有说教的成分——它们仍应像上好的水果，而不应像治病的药。

我欣喜地看到，在这套大书中，“三大母题”都有丰满的体现。一眼望去，满目灿烂，应接不暇。这里既有《小熊温尼·菩》《蜜蜂玛雅历险记》《小袋鼠和他的朋友们》等“母爱型”作品；也有《野丫头凯蒂》《疯狂麦基》《老人与海》等“父爱型”作品；更有《马戏小子》《傻瓜城》等“顽童型”作品，还有《狗狗日记》等合乎“自然母题”的佳作。有些作品可以说是不同母题的结合。如翻译家李士勋先生新译的《魑蝠小子》四部曲，细致生动地刻画了吸血蝙蝠的特性，却又加入了合理地改造这种动物的构思和设

想，这就在“自然的母题”基础上添入了“母爱型”的内容，使其具有了一点儿近乎“科幻”的成分，这是很有趣的文学现象。细读这套书中的各类作品，一定会有更多更新鲜的发现。这是很令人期待的。

这套书让人百读不厌，它们既吸引尚不识字的幼童，也会使八十岁的老人为之着迷。刚刚译毕的德国作家邦瑟尔斯的《蜜蜂玛雅历险记》，初版于1912年，距今已一百多年了，在德国和世界各地，三岁的孩子入睡前常会要父母给他们念一段这个小蜜蜂的故事，可是据熟悉此书的朋友介绍，爱读这本童话的成年人，一点儿不比儿童少。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海明威的《老人与海》，本来不是给孩子写的，现在奉献给少年读者，同样非常合适。这说明了什么？我以为，这恰好证明了一点：真正第一流的儿童文学，应该是儿童喜欢，成人也喜欢的；它们在儿童文学里是一流精品，拿到成人文学里去比一下，毫无疑问，应该还是一流！如果一部作品孩子看着喜欢，成人一看就觉得虚假造作粗劣无趣，它的价值就十分可疑。同样，一部作品在儿童文学领域听到了一点儿好话，拿到成人文学中去一比就显得水平低下，如还要说这是精品，就很难服人。当然这里要排除成人的一些偏见，比如

儿童书一定要“有用”，要能马上帮助孩子改正缺点，等等，就都属于不合理的要求。排除了这些久已有之的偏见，成人的艺术修养、审美能力、辨别能力等，肯定都在孩子之上。所以请成人在替孩子买书时自己也读一读，这也有益于成人和孩子间的交流。本丛书中的大部分作品，正是那种孩子喜欢、成人也喜欢的精品。

还有一点需要补说的，是为什么在完成《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》时，我想到的可与之对读的是一套优秀翻译作品集，而不是一套中国原创作品集。那是因为，当年（20世纪90年代初）中国作家的儿童文学创作，还不足以证明儿童文学的确存在这样三大母题，它们应具有同样的合法性。如前所说，那时强调更多的恰恰还是“有用”，即有“教育意义”——这些作品中的佼佼者或可归入“父爱型”的母题中去，但儿童文学怎能只有这半个母题？这不太单调了吗？所以我才会投入这样的研究。我研究中所参照的，正是全世界的我所能看到的最好的儿童文学。现在，中国儿童文学已有长足的发展，但阅读和参照最优秀的世界儿童文学精品，仍是我们的必修课，并且是终身必修的美好课程。对于儿童读者来说，大量的优秀译作更是



他们所渴望和急需的。现在评论界和出版界似有一种倾向，即为保护和推动国内作家的创作，总想能限制一下对国外作品的引进，以便将地盘留给本土作品。我以为这是很没志气的想法。当年鲁迅先生极端重视翻译，他甚至认为翻译比创作还重要，他把好的译者比作古希腊神话中为人类“窃火”的普罗米修斯，有了火种，人类才会发展到今天。这一比喻在儿童文学界也同样适用。举例而言，20世纪70年代末，如没有任溶溶先生一气译出八种林格伦的“顽童型”作品（包括《长袜子皮皮》《小飞人》等），中国儿童文学会那么快地发展到今天吗？所以，到了今天，我们的儿童文学创作仍需向世界一流作品看齐，我们的佳作还不够多，问题仍然不少，因此，鲁迅的比喻仍没过时。现在我们常说的“三个代表”中，有一个代表指的是“代表先进文化”，世界最优秀的儿童文学就是先进文化，只有在这样的文化充分引进之后，本土文化与这样的文化有了充分的交融和碰撞，本土文化才会得以提升并具有同样的先进性。如把先进文化关在门外，以此保护本土文化，那本土文化就不可能发展。所以，为了中国一代一代的孩子，也为了中国儿童文学的今天和明天，必须有更多的翻译家和出版家，把

眼光投向最好的儿童文学，不管它们出自哪个国度，我们都应尽快地“拿来”。我愿把最美的花朵献给这样的翻译家和出版家们！

2013年4月28日写于北京远望楼

## 译者序

### 一、《老人与海》：值得挖掘的冰山

“我总是试图根据冰山的原理去写作。冰山露出水面的每一部分，八分之七是藏在水面之下的。你删去你所了解的任何东西，这只会加厚你的冰山。那是不露出水面的部分。如果作家所略去的是他不了解的东西，那么他的小说就会出现漏洞。《老人与海》本来可以长达一千多页，把村里每个人都写进去……渔村里我所了解的一切，我都略去不写。但我所了解的东西正是冰山在水面以下的部分。”

——《海明威访问记》（乔治·普林浦敦著，董衡巽译，引自漓江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《老人与海》附录）

几个月之前，编辑约我重译《老人与海》时，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开玩笑，因为我在1995年就购买了吴

劳译本，觉得译得挺好的，何必再译呢？更重要的是，海明威的这部名著已经有了太多的中译本，最早的是1952年出版的张爱玲译本，其次是1956年刊于《译文》杂志后来又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（1979年）的海观译本，之后是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吴劳译本（1987年）、漓江出版社的赵少伟译本（1987年7月）、四川文艺出版社的李锡胤译本（1987年），此外还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吴钧燮译本（1990年）、译林出版社的余光中译本（2010年）等几十种，简直多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地步，我又何必来凑热闹呢？

尽管我企图婉言谢绝，却架不住编辑的一再忽悠，就答应先看看再说。于是从网上找来《老人与海》的原文电子版和张译本的电子版，与手中的吴译本对着看了看，并在9月12日开始试译……几天之后，我毫不犹豫地请编辑帮我买一本原版书，因为电子版的错误太多。与此同时，我一直在搜索《老人与海》的其他译文和相关的中英文资料，而起初对我帮助最大的那个对《老人与海》进行注释的英文网站中（<http://www.bookdrum.com/books/the-old-man-and-the-sea/9780099908401/bookmarks-1-25.html?bookId=1566>），我可以查到《老人与海》里面的西班牙语的意思，还

能查到书中的某些名词的含义和相关照片，甚至扬基队在 1951 年 9 月的比赛时间表。

如果把海明威作品比作冰山的话，《老人与海》就是海明威打造得最令人惊叹的冰山，而我由被动变为主动，一步步走近了《老人与海》这座冰山，试图挖出它的“藏在水面之下的”部分。

可是我越挖掘越觉得工具不够多也不够好，就在翻译之余继续寻找各种相关资料。《老人与海》里有不少钓鱼的内容，我就先后买了三本钓鱼的书；书里有不少与湾流和风向有关的描写，我就把手头的各种地理辞典统统拿出来；书里有不少西班牙语，我就下载了多部西班牙语辞典；书里的有些细节描写难以通过文字完全体会，我就去看它的 1958 年版美国电影与 1999 年版俄罗斯动画片……另外还找到了它的海译本和赵译本。

就这样，除了手头现成和查到的各种中英文资料，我还有四个一流的老师，即张译本、海译本、赵译本和吴译本的译者，对我帮助最大的则是赵译本。网友熹微兄同样是一流的老师，除了普通的翻译问题，也能帮助我解决与动植物名词有关的专业问题。即便如此，我还是觉得海明威的冰山太难挖掘了——书中的老人不止一次地希望当初没有钓到

那条大鱼，我则不止一次地希望当初狠心地拒绝了约稿。但如果那位老人能够挺住，我也能够挺住。所以，我不停地挖呀挖，哪怕有的地方实在难以挖动。

我并不指望自己的译文能够超越前人——即便它有些可取之处，也很可能是由于继承了赵译本等四种译本的翻译成果之故。既然如此，我又何必重译呢？其中的部分理由在《翻译手记》里解释过，这里再总结一下。

从译文的语言风格来看，我看到的四种译本可以代表两种流派，张译本与吴译本显然是南方派，海译本与赵译本则是北方派，而我希望书里的老人能够说东北话或者黑龙江话，因为我觉得东北话更加硬气同时又不乏幽默，似乎更符合老人的硬汉特点。既然此书的中译本已经有了北方派和南方派，为什么就不能有东北派呢？方言电视小品的普及，使我敢于在对话和心理描写中使用东北话，但我尽量选择《现代汉语词典》和百度百科里查得到的词汇，这样全国的读者就都可以看懂了。

赵译本等四个译本都诞生于九十年代之前，那时还没有互联网，海明威的研究成果也不如现在丰富，所以那些译本的某些地方译得未必确切，需要根据如

今的研究成果和新资料加以订正；那四个译本各有千秋，所以我要尽量吸收其中的优点，不然就是漠视前人的劳动成果。至于九十年代以后的译本，我手头一个也没有，也不想去看，因为我和那些译者差不多处于相同的起跑线，汲取他们的劳动成果会有投机取巧的嫌疑，还是独力去查资料为妙。

对于原书中的大量西班牙语，不同译者采用了不同的处理方法：或是译成汉语，或是转录原文再加注释，或是改写为易理解的中文词。而我想将把那些西语音译出来再加注释，这样读者既能读出来又不能马上知道意思，除非联系上下文或者去看注释。

正是由于以上几个原因，我才决定把《老人与海》翻译到底。10月31日，经过将近一个月没日没夜的拼搏，初稿终于完成。11月18日，第一次修改完成。21日，第二次修改完成。25日，第三次修改完成，此后又进行了一些这样那样的修改。至此，对于海明威的冰山的挖掘不得不暂告一个段落，尽管直到写这篇译后记时我还在与熹微兄进行讨论，继续对部分译文进行修改和订正。

## 二、蕴含在《老人与海》之中的艺术内涵

“还有一个秘密。没有什么象征主义的东西。大海就是大海。老人就是老人。孩子就是孩子。鱼就是鱼。鲨鱼全是鲨鱼，不比别的鲨鱼好，也不比别的鲨鱼坏。人们说什么象征主义，全是胡说。更深的东西是您懂了以后所看到的東西。”

——海明威 1952 年 9 月 13 日致美国艺术史家伯纳德·贝瑞孙的信（引自《海明威书简》，董衡巽选译，《世界文学》1983 年第 1 期）

1936 年 4 月，海明威在《老爷》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《在大海上：湾流通讯》的文章，在里面提到一个老渔夫钓到马林鱼却遭到鲨鱼袭击的事；1951 年，海明威在古巴哈瓦那的郊区别墅据此创作了一部小说，起初叫作《现有的海》或者《人的尊严》，最后定名为《老人与海》。小说完成以后，海明威在 1952 年 3 月 4 日与 7 日致斯克里布纳出版公司编辑华莱士·梅耶的信（引自《海明威书简》）中说：

“……你把整个情况讲得再清楚不过了，我所需要的关于查理去世的情况也写得很详细。……随信寄上未经修改的《老人与海》的打字稿。我不想修改它，也不打算重取书名……稿子共二万六千五百三十一个



字。这样长短的东西也许不可能出书。……我无意向你指出这部作品有什么优点或者含意。我只知道这是我一辈子所能写的最好的一部作品了。……至今为止，我只给查理、他的妻子和我各种各样的朋友们看过……这是我一本长书的尾声，但本身是完全独立的……也可以作为我全部创作的尾声，作为我写作、生活中已经学到或者想学的这一切的尾声。……我不知道是在《生活》登好呢，还是在《纽约人》杂志上一期登完。……我可以肯定潮流是会变的。人们也许会喜欢手拿一本不重的好书，这本书描写一个人的能耐可以达到什么程度，描写人的灵魂的尊严，而又没有把灵魂二字用大写字母标出来。”

信里提到的查理，即1952年2月因心脏病去世的美国斯克里布纳出版公司的老板，也就是《老人与海》初版本的扉页献辞中提到的查理·斯克里布纳(1932~1952)，我手头的再版本把他的名字写为查尔斯·斯克里布纳；顺便说一句，海明威在扉页献辞中提到的马克斯·珀金斯(1884~1947)是《太阳照常升起》《永别了武器》等作品的编辑，因病故而没有看到《老人与海》的出版。

信里提到的“一本长书”即《湾流中的岛屿》，海